

家校协同矫治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偏差” ——基于实践案例的共育机制构建

李长芝¹, 李华²

1. 城口县教师进修学校, 重庆 405900

2.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重庆 409900

DOI: 10.61369/RTED.2026020045

摘要 : 本文聚焦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成长偏差”现象, 结合县农村学校实地调研数据, 通过剖析留守儿童在生活习惯、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深入探究隔代溺爱、家校监管缺位等核心成因。通过融入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分析, 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双维度, 提出培养感恩与规矩意识、规范电子产品使用、拓展亲子共育场景等实践策略, 旨在通过家校深度协作, 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树立正确价值观与行为准则, 为破解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困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 留守儿童; 成长偏差; 家校共育; 实地调研; 实践案例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ve Correction of “Growth Deviations” amo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 Construction of a Co-Educ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Practical Cases

Li Changzhi¹, Li Hua²

1. Chengkou County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Chongqing 405900

2. Xiushan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Chongqing 409900

Abstract : Focusing on the prevalent phenomenon of “growth deviations” amo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rural schools in the counties, analyz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erms of living habits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core causes such as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intergenerational upbringing and the absence of family-school supervision. By integrating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 for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trategie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awareness of gratitude and discipline, standardiz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expanding the scenarios of parent-child co-educa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help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behavioral norms through in-depth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educational predica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Keywords :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growth deviations;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co-education mechanism; educational predicament

引言

“成长偏差”指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实际表现与家长或社会期望之间的显著差距, 具体体现为生活习惯失范、交往能力薄弱、电子产品成瘾、学习目标缺失等多个维度^[1]。对留守儿童来说, 这种偏差不光影响着当下的成长节奏, 长远看更是藏在人生路上的隐患。为摸清城口县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偏差”缘由, 我们采用“分层抽样+重点聚焦”策略, 开展深度访谈, 全面掌握不同乡镇农村学校留守儿童的成长现状、家庭教养情况及家校协同痛点, 为后续构建针对性共育机制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一、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偏差”的表现

(一) 生活习惯失范, 娇惯任性突出

调研发现, 留守儿童存在“挑食偏食”现象、“随手乱扔垃

圾”的习惯, 部分留守儿童物质需求被过度满足, 形成铺张浪费、不讲卫生的陋习。

(二) 交往能力薄弱, 边界意识模糊

调研发现, 留守儿童在与同学发生矛盾时选择“哭闹”或者

“武力解决”，部分留守儿童表示“很少主动与同学交流”。这类孩子性格多敏感或暴躁，缺乏礼貌与协作意识。深度访谈中，有教师表示：“留守儿童的交往问题比非留守儿童更突出，他们要么过度自我保护，要么攻击性较强，很难融入集体。”

（三）电子产品成瘾，学业受到严重干扰

调研发现，多数留守儿童拥有个人智能手机且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长超3小时，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成为许多留守儿童的“精神寄托”，过度依赖现象突出。此外，留守儿童的视力问题也与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密切相关，留守儿童近视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二、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偏差”的成因剖析

（一）隔代溺爱导致行为失教，家庭教养方式失衡

农村留守儿童多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或者舅妈、姑妈代养。调研显示，多数祖辈监护人表示“因孩子父母不在身边，不忍心严格管教”。长辈因愧疚心理对孩子过度纵容，只注重物质满足而忽视品德与习惯培养。此外，部分祖辈监护人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难以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品德教育和行为引导，进一步加剧了“成长偏差”的形成。

（二）家校监管形成“真空地带”，协同育人机制缺失

父母长期缺位，无法及时关注孩子的行为变化与心理需求。调研数据显示，45.3%的留守儿童父母每月与孩子视频通话次数不超过2次，62.8%的父母从未参与过孩子的学校活动，78.5%的父母表示“不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而部分农村学校因师资有限，难以实现对每个学生的精准监管。多数农村教师表示“与留守儿童监护人沟通困难”，主要原因包括监护人年龄偏大、沟通意识不足、联系方式不稳定等，导致家校协同育人难以有效落地。

（三）电子产品成为“代际陪伴”替代品，农村教育环境受限

农村地区娱乐设施有限，调研显示，多数农村学校缺乏课外兴趣活动场地，多数留守儿童表示“课余时间主要娱乐方式是玩手机”。电子产品成为留守儿童最易获取的娱乐方式，祖辈因年龄偏大、缺乏数字素养，无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甚至为了省心，主动让孩子玩手机“不吵闹”。同时，农村学校的数字教育资源相对匮乏，42.3%的农村学校未开设数字素养相关课程，难以帮助留守儿童建立科学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进一步加剧了电子产品成瘾问题。

三、相关教育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一）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全方位协同育人环境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环境由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7]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家庭和学校作为微观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互动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而父

母的务工环境、社会支持政策等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通过间接方式作用于留守儿童的发展。

这一理论启示我们，矫治留守儿童“成长偏差”不能仅依靠家庭或学校单方面的努力，而需要构建全方位的协同育人环境。家庭应强化微观系统的基础作用，注重品德培养和习惯养成；学校应主动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完善中间系统的联动机制；政府和社会应优化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政策，为留守儿童成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社会学习理论：强化榜样示范与行为引导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揭示了个体行为习得的核心逻辑——观察学习与替代强化是行为养成的关键路径^[8]。这一理论为解读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偏差”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直接陪伴与行为示范，留守儿童的行为模式形成高度依赖于祖辈、同学、教师及网络环境等“替代影响源”。隔代教养中常见的溺爱式关怀，往往导致规则意识淡化、行为边界模糊，难以提供清晰的正向行为参照；而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使网络空间中良莠不齐的内容成为隐形“榜样”，其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极易通过模仿机制转化为儿童的偏差行为，最终诱发“成长偏差”。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逻辑，家校协同矫治需以“榜样重塑”与“行为正引”为核心，形成正向引导体系。

学校主导的榜样力量主要通过具象化、可感知的示范活动替代抽象说教。例如定期开展“职业榜样进校园”活动，邀请返乡创业青年、基层医护人员、乡村教师等本土榜样分享成长故事与职业坚守，让留守儿童直观理解“责任”“坚持”等品质的现实意义；同时搭建“优秀同伴分享平台”，组织品学兼优的学生分享学习习惯、人际相处等具体行为案例，利用同伴效应强化榜样示范，远胜于传统德育课程的单向灌输。

家庭主导的“行为正引”机制需打破“隔代教养=溺爱”的误区，建立“观察-模仿-强化”的正向闭环。祖辈应在家长（学校）指导下，主动引导孩子关注身边的正向典型（如邻里中懂礼貌的同龄人、社区里乐于助人的志愿者），并通过“即时鼓励”强化正向行为。当孩子主动帮助他人、遵守作息规则时，用具体表扬（如“你今天主动帮奶奶做家务，这种责任感特别棒”）替代笼统夸赞，让孩子明确“好行为”的标准与价值。同时，父母需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定期参与，远程肯定孩子的进步，弥补亲子陪伴缺失带来的强化不足。

（三）需要层次理论：满足留守儿童的情感与发展需求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个体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9]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缺位，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往往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这也是导致其出现性格敏感、行为叛逆、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这一理论要求家校协同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家庭应加强与孩子的情感沟通，弥补亲子陪伴缺失；学校应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与尊重，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归属

感，激发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进而主动纠正不良行为，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

四、“成长偏差”的矫治策略及实践路径

（一）家庭教育：筑牢习惯养成与价值观根基

1. 培养感恩意识，杜绝铺张浪费

感恩与勤俭的培养，从来都藏在具体的生活体验里。家长不妨用真实场景代替空洞说教，就像小宇的父母，听了老师建议后，每月给孩子发打工视频，寒暑假还带他去务工现场，让孩子亲眼看看父母搬砖、加班的不易。家里老人也配合减少零花钱，要求他靠做家务赚取，半年下来，小宇不仅不挑食浪费了，还会主动帮老人做事。农村家庭更有优势，带孩子下田劳作、分担家务，劳动的汗水里自然能长出感恩与勤俭的品质。

2. 明确人生规划，激发学习动力

留守儿童的学习动力，往往需要目标来点燃。家长即便不在身边，定期沟通也能搭建起支撑，小琳的父母就是如此。每周视频时，他们不只问吃喝，更顺着孩子的绘画爱好聊，鼓励她考艺术特长高中，还找了本地美术老师辅导。有了方向的小琳像变了个人，作业主动完成，课余就练画，成绩也跟着涨。另外，父母和学校可以多推些励志书、纪录片，再请返乡大学生来讲讲外面的世界，帮孩子把眼光放得更远些。

3. 建立家庭规则，强化边界意识

抚育孩子的长辈应在家长与学校指导下，制定明确的家庭规则。如小雅的爷爷奶奶根据学校建议，制定了“不挑食、不哭闹、待人有礼貌”的家庭公约，若违反则减少周末游玩时间。同时，老师教给小雅简单的情绪管理方法，如生气时深呼吸、向长辈倾诉，半年后，小雅的“玻璃心”明显改善，能主动与同学友好相处。家庭规则的制定应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农村生活实际，做到具体、可操作，避免过于笼统；同时，监护人要严格执行规则，做到奖惩分明，强化孩子的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

（二）学校教育：搭建家校协同与能力培养平台

1. 规范电子产品使用，引导科学上网

学校应制定严格制度并配套教育引导，学校推行“手机进校园统一保管”制度，学生到校后将手机交至班主任处，放学后领取；同时开设“数字素养”校本课程，通过“沉迷游戏的危害”

主题班会、“合理使用手机查资料”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电子产品。

2. 拓展共育场景，弥补亲子陪伴缺失

学校应结合农村实际，设计低成本、易操作的亲子活动。每月举办“视频家长会”，让家长通过屏幕了解孩子在校情况，每季度学校组织“给父母的一封信”征文活动，让留守儿童写下心里话，由学校统一寄给在外务工的家长，增进彼此的了解。此外，学校还可借鉴河南丘陵地区学校的经验，与村委会合作共建关爱阵地，组织“亲子劳动实践”“返乡亲子日”等活动，邀请返乡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校园植树、蔬菜种植、烹饪比赛等，让学生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同时也让家长感受到孩子的关爱和孝心^[9]。

3. 家校协同发力，培育正确三观

学校应联动家长，开展多样化的德育实践。如职业榜样进校园宣讲活动：联动家长邀请本地交警、医生、消防员等走进校园，结合农村实际案例及职业特点，讲解礼貌待人、责任担当、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等内容，培养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尊重他人、诚实守信、责任意识等，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感恩与奉献^[4]。如乡村志愿服务实践：组织学生参与村里的“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如前往养老机构帮助老人打扫卫生、捶背等；家长配合老师反馈学生表现，通过表扬强化良好行为。

五、结束语

陶行知先生曾言：“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5]。”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偏差”并非不可矫治，关键在于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合力。^[10]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需要层次理论等相关教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未来的教育工作中，家庭要摒弃溺爱纵容的教养方式，注重孩子的习惯养成与品德培养，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协作；学校应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创新家校共育模式，结合农村实际和学生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帮扶方案；社会和政府应完善支持体系，为家校共育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政策保障。唯有家校同心、社会协同、政府发力，标本兼治，才能让每一位农村留守儿童摆脱成长困境，拥有阳光心态与健康体魄，在关爱与引导中茁壮成长^[6]。

参考文献

- [1] 谭晓绘, 黄雪飞, 孙元德. 直面留守儿童隔代监护教育困境, 探究农村小学家校共育实施途径 [J]. 基础教育论坛, 2025-04-22.
- [2] 平娜.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及对策探析——以陕西省蓝田县洩湖镇为例 [J]. 2018-06. 第3期.
- [3] 袁蕾. 巧用历史“计谋”, 促进家校共育 [J]. 北京教育 (普教版), 2022(12).
- [4] 马春梅. 家校协同共育方式的创新 [J]. 知识窗 (教师版), 2022(07).
- [5] 陶行知. 创造的儿童教育 [J]. 战时教育, 1945-04-01(01).
- [6] 张莉, 王建军, 刘红梅. 核心素养导向下偏远农村家校协同育人模式探索 [J]. 农村教育, 2025-05-10.
- [7] 布朗芬布伦纳. 人类发展生态学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8] 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9]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 [10] 王登峰.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报告 [R]. 北京: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23.